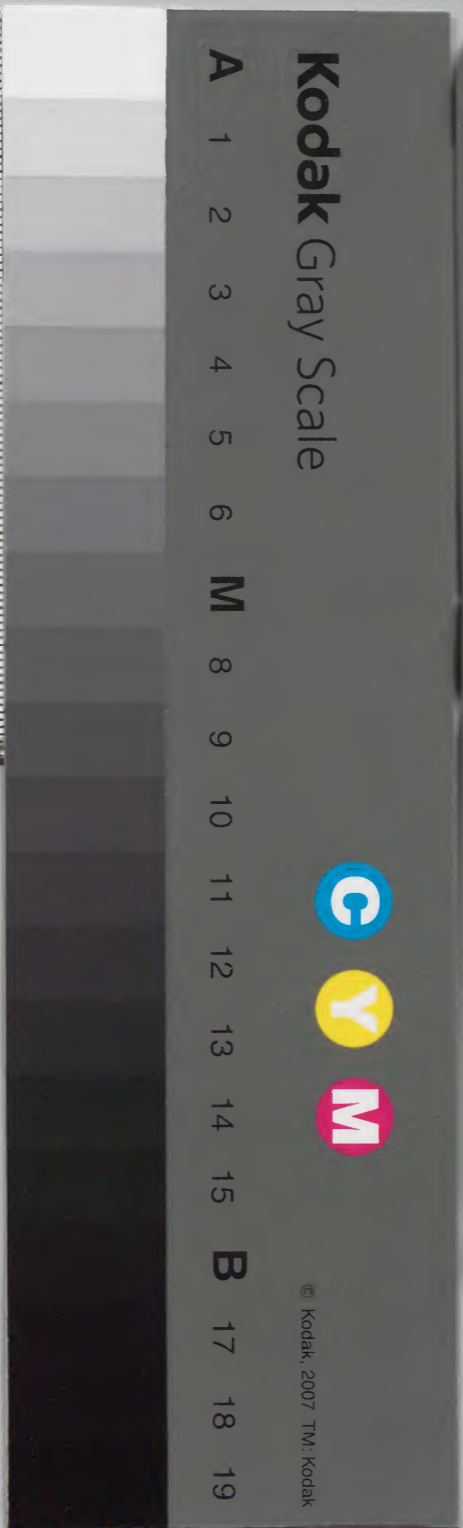


山東通志

自卷十之三至  
卷十一之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289)		
函號	291	97	

庫文閣內			
三九	三九	漢	
二函	六九	書	
一	六九		
架	冊	號	類
(九八二九)			



淺草文庫

十以撇碱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刻三道廣深如纏繩其  
當封處刻深二寸取足容寶皆有小石蓋與封刻相應其檢  
立碱旁當刻處又爲金繩三以纏碱皆五周徑三分爲石泥  
封碱泥用石末和  
方色土爲之用金鑄寶曰天下同文如御前寶以封碱  
際距石十二分距四隅皆闊二尺厚一尺長一丈斜刻其道  
與碱隅相應皆再累爲五色土圓封碱土徑一丈二尺下徑  
三丈九尺命直史館劉鋹內侍張承素領徒封圓臺石碱直  
集賢院宋臯內侍郝昭信封社首石碱竝先往規度之詳定  
所言朝覲壇在行宮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陛陞南面兩  
陛餘三面各一陛一壇二分在南一分在北又按唐封禪備

法駕準故事乘輿出京竝用法駕所過州縣不備儀仗其圖  
臺上設登歌鐘磬各一具封祀壇宮架二十虞四隅立建鼓  
二舞社首壇設登歌如圖臺壇下宮架二舞如封祀壇朝覲  
壇宮架二十虞不用熊羆十二案又按大典南郊合祀天地  
服袞冕垂白珠十有二黹衣纁裳十二章欲望封禪日依南  
郊例洎禮畢御朝覲壇諸州所貢方物陳列如元正儀令尙  
書戶部告示竝先集泰山下仍詔出京日具小駕儀仗太常  
寺三百二十五人兵部五百六十六人殿中省九十一人太  
僕寺二百九十九人六軍諸衛四百六十八人左右金吾仗  
各一百七十六人司天監三十七人有司言南郊惟昊天皇帝

地祇配帝日月五方神州各用幣內官而下別設六十六段  
分克按開寶通禮嶽鎮海濱幣從方色卽日月皆有制幣今  
請封祀壇內官至外官三百一十八位社首壇嶽鎮以下一  
十八位竝用方色幣又南郊牲正坐配坐用犢五方帝日月  
神州共用羊豕二十二從祀七百三十七位仍以前數分克  
今請神州而上十二位用犢其舊供羊豕改克從祀牲又景  
德中升天皇北極在第一等今請亦於從祀牲內體薦舊制  
郊祀正坐配坐禱以黃皇帝拜禱以緋至是詔配坐以緋拜  
禱以紫又以靈山清潔命祀官差減其數或令兼攝有期喪  
未滿餘服未卒哭者不得預祭內侍諸司官除掌事宿衛外

從升者裁二十四人諸司職掌九十三人其文武官升山者皆公服詳定所言漢書八神與歷代封禪帝皇及所禪山竝于前祀七日遣官致祭以太牢祀泰山少牢祀社首九月詔審刑院開封府毋奏大辟案帝習儀于崇德殿初禮官言無帝王親習之文帝曰朕以達寅恭之意豈憚勞也既畢帝見禮文有未便諭宰臣與禮官再議于是詳定所言按開寶禮則燔燎畢封冊開元故事則封礮後燔燎今如不對神封冊則未稱寅恭或封礮後送神則併爲誼瀆欲望俟終獻畢皇帝升壇封玉匱置礮中泥印訖復位飲福送神樂止舉燎火次天書降次金匱降禮儀使奏禮畢皇帝還大次俟封礮畢

皇帝再升壇省視緣祀禮已畢更不舉樂省訖降壇仍詔山上亞獻終獻登歌作樂十月戊子朔禁天下屠殺一月帝自告廟卽屏輦蔬食自進發至行禮前竝禁音樂有司請登封日圓臺立黃麾仗至山下壇設權火將行禮然炬相屬又出朱字漆牌遣執仗者傳付山下牌至公卿就位皇帝就望燎位山上傳呼萬歲下卽舉燎皇帝還大次解嚴又傳呼而下祀官始退社首瘞坎亦設權火三爲準遣司天設漏壺山之上下命中官覆校日景復于壇側擊板相應於太平頂天門黃峴嶺岱嶽觀各豎長竿揭籠燈下照以相參候辛卯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行次日如之至鄆州令從官衛士蔬食

丁未次奉高宮戊申齋于穆清殿諸升山者官給衣令祀日沐浴服之庚戌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幄次改服鞞袍乘步輦登山鹵簿儀衛列山下天書仗不上山與法駕仗間立知制誥朱巽奉玉冊牒及圓臺行事官先升且以回馬嶺至天門路峻絕人給橫板二長三尺許繫綵兩端施于背膺選從卒推引而上衛士皆給釘鞵供奉馬止于中路自山趾盤道至太平頂凡兩步一人綵繡相間樹當道者不伐止縈以繒帝每經陜險必降輦徒步亞獻寧王元偓終獻舒王元偁鹵簿使陳堯叟從祀官點饌習儀于圓臺是夕山下罷警場辛亥設昊天上帝位于圓臺奉天書于坐

左太祖太宗竝配西北側向帝服袞冕升臺奠獻悉去侍衛拂擢止于壇門籠燭前導亦徹之玉冊文曰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臣嗣膺景命昭事上穹昔太祖揖讓開基太宗憂勤致治廓清寰宇混一車書固抑升中以延積慶元符錫祚衆寶郊祥異域咸懷豐年屢應虔修封祀祈福黎元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禋燎式薦至誠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帝配神作主尙享玉牒文曰有宋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啟運大同惟宋受命太祖肇基功成治定太宗膺圖重熙累盛粵惟冲人不丕承列聖寅恭奉天憂勤聽政一紀于茲四輿來暨丕貺殊尤元符章示儲慶發

祥清淨可致時和年豐羣生成遂仰荷顧懷敢忘繼志僉議  
大封聿申昭事躬陟喬嶽對越上天率禮祇肅備物吉蠲以  
仁守位以孝奉先祈福逮下侑神昭德惠綏黎元懋建皇極  
天祿無疆靈休允迪萬葉其昌永保純錫命羣官享五方帝  
及諸神于山下封祀壇上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  
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  
旦奉玉匱置于石礧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  
封礧帝登園臺閱視訖還御幄宰臣率從官稱賀山下傳呼  
萬歲聲動山谷卽日仗還奉高宮百官奉迎于谷口帝復齋  
于穆清殿壬子禪祭皇地祇於社首山奉天書升壇以祖宗

配玉冊文曰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皇地祇無私垂祐有宋  
肇基命惟天啟慶賴坤儀太祖神武威震萬寓太宗聖文德  
綏九土臣恭膺寶命纂承丕緒穹昊降祥靈符下付景祚延  
鴻秘文昭著八表以寧五兵不試九穀豐穰百姓親比方輿  
所資涼德是愧溥率同詞縉紳協議因以時巡亦旣肆類躬  
陳典禮祇事厚載致孝祖宗潔誠嚴配以伸大報聿脩明祀  
本支百世黎元受祉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禋瘞式  
薦至誠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帝配神作主尙享帝  
至山下服鞞袍步出大次癸丑有司設仗衛宮縣于壇下帝  
服袞冕御封禪壇上之壽昌殿受朝賀大赦天下文武遞進

官勲減免賦稅工役各有差改乾封縣曰奉符縣宴白官卿  
監以上于穆清殿泰山父老子殿門甲寅發奉符始進常膳  
帝之巡祭也往還四十七日未嘗遇雨雪嚴冬之候景氣恬  
和祥應紛委前祀之夕陰雲風勁不可以燭及行事風頓止  
天宇澄霽燭焰凝然封礧訖紫氣蒙壇黃光如帛繞天書匣  
悉縱四方所獻珍鳥異獸山下法駕還奉高宮日重輪五色  
雲現鼓吹振作觀者塞路歡呼動天地改奉高宮曰會真宮  
九天司命上卿加號保生天尊青帝加號廣生帝君天齊王  
加號仁聖各遣使祭告詔王旦撰封祀壇頌王欽若撰社首  
壇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園臺承祀官竝于山上刻名封祀

九宮社首壇奉祀官竝于社首頌碑陰刻名扈從升朝官及  
內殿崇班軍校領刺史以上與蕃夷酋長竝于朝覲頌碑陰  
刻名明年二月詔知兗州李廸東京轉運使馬元方等同脩  
園封以呂良首請命攝兗州助教

宋真宗御製序銘

卽陰  
字碑

朕聞一區宇而恢德教安品物而致昇平此邦家之大業也  
考茂典而薦至誠登喬嶽而荅純錫此王者之昭事也結繩  
已往茫茫而莫知方冊所存章章而可辨罔不開先流福累  
洽儲休長發其祥永錫爾類故能禋祀上帝肆覲羣后追八  
九之遐躅徇億兆之歡心是以武王勦獨夫集大統而成王

以之東巡高帝平三獠啟天祿而武帝以之上封曩以五代  
陵夷四方分裂嗷嗷九域顧影而求存顛顛萬民顛天而仰  
訴不有神武多難何以戡不有文明至治何以復恭惟太祖  
啟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元功大孝皇帝積善自始受命無  
疆歷試于艱難終陟于元后威靈震疊元澤汪洋無往不賓  
有來斯應濟民于塗炭登物于春臺俾又萬邦成湯之甚盛  
咸宣九德文王之有聲啟運于前垂裕于後太宗至仁應道  
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洪基載紹景貺誕膺如日之  
升燭于率土如天之廣覆于羣生人文化成神道設教尊賢  
尚德下武後刑金石之音明靈是格玉帛之禮蠻貊來同書  
軌畢臻典儀無闕上元降鑒虞舜之溫恭庶民不知唐堯之  
於變重熙之盛冠絕于古先增高之文已頒乎成命逡巡其  
事謙莫大焉肆予冲人獲守丕構其德不類其志不明弗克  
嗣興罔識攸濟屬以陽春屆節靈文錫慶由是濟河耆老鄒  
魯諸生啟予以神休邀予以封祀不遠千里來至闕庭朕惕  
然而莫當彼確乎而莫止俄而王公籓牧卿士列校獻封者  
五上伏閣者萬餘以爲景命維新珍符紛委不可辭者天意  
不可拒者羣心天意苟違何以謂之順道羣心苟鬱何以謂  
之從人是宜登介邱成大禮敦諭雖至勤請彌固切念乾坤  
垂祐宗社儲祉導揚嘉氣僅洽小康俾夫疆場以寧干戈以



息風雨以順稼穡以登無震無驚既庶既富皆天之賜也豈朕之功歟雖則告成功紀徽號非涼德之克堪也然而序圖錄荅殊微非眇躬之敢讓也天孫日觀梁甫仙閭五嶽之宗萬物之始升中燔燎舊章斯在繼繩先志懿範遵已定之規祇事園壇嚴配肅因心之孝於是詔輔臣以經置命羣儒而講習給祠祀者罔有不至供朕身者無必求豐故玉幣犧牲朕之所勤也羽儀服御朕之所簡也精意篤志夙興夕惕誠明洞達顯應還彰自天垂恩正真親臨於雲馭奉符行事子育敢怠於政經粵以暮秋之初恭享清廟告以陟配孟冬之吉虔登岱宗伸乎對越奉寶籙於座右左升祖宗以竝侑禮之正也孝之始也乃禪社首厥制咸若于時天神畢降地祇畢登盼饗可期奠獻如覩其薦也雖慙乎明德其感也實在乎至誠亦復酌艷宮之前聞遵其泉之受計百辟委珮五等奉璋肆青施仁舉善勸治稽考制度採撫風謠文物聲明所以揚二聖之洪烈歡娛慶賜所以慰百姓之來思蓋又兩儀之純嘏七廟之餘慶邦家之盛美蒸黎之介福豈予寡昧所可致焉惟當寤寐寅威夙夜惕厲不自滿假不自逸豫寵綏庶國茂育羣倫以荅穹昊之眷命焉勒銘山阿用垂永世銘曰節彼岱嶽巋然東方庶物伊始元感其章自昔受命反始穹蒼燔柴於此七十六王顧惟寡薄恭嗣洪猷乾乾慄慄雖休

勿休元符昭錫餘慶遐流羣情所迫盛則爰脩前王丕顯是  
曰告成伊予冲眇無德而名永懷眷佑祇荅景靈聿崇嚴祀  
用達精誠殊祥疊委寓縣奔馳禮無違者神實格思藏封石  
累刻字山峒蒸民永泰繁祉常垂

徽宗政和四年克鄆濮開德興仁穎昌府鄭州廣濟永興軍  
等上言父老欲詣闕請登封詔却之

時蔡京當國欲講封禪以文太平預具金繩玉

檢及凡儀物甚備然不果行

明成祖永樂中太常臣奏曰古者聖人治天下功德隆盛則  
必具封禪之禮以告于神明垂美于萬世今陛下繼統天清  
地寧民物咸遂聖德神功古無與讓而乃封禪未講何以繼

前代帝王之盛請命禮部行之上曰封禪非古也帝王之有

聞於後世者在德不在封禪不許

邱濬曰封禪之說詩書禮典畧不經見審有是事乃

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所謂七十二君者果何代何人哉先儒有言養生至于長生不死爲國至于祈天永命皆有是理然人未有能爲之者縱爲之然亦不出乎身心日用之間未必由乎服食藥物微求鬼神而後致之也是故明君永年莫若寡欲延國祚莫若愛民寡欲而至于全其天愛民而至于過其曆誠有是理亦誠有是事嗚呼世主所以其心於不貲之費而行封禪之禮者以有秘祝之求也誠知此理反之于心知其必無驗之于古知其無效則自不爲矣

山東通志卷之十一

闕里志

闕里

聖居也尊聖之典歷代有加至

國朝而大備我

聖祖仁皇帝崇儒恢制我

皇上重道增儀穆穆皇皇超越千古所以然者何歟伏讀

詔旨帝王之尊

聖尊其道也尊其道貴行其道居行道之任而能擴克廣大達  
之政令雖去聖久遠而心源相接欽崇褒顯悉由中心之誠服

而治化日盛聖道斯尊大哉

王言作之君作之師一以貫之矣敬集是編溯淵源考禮度徵詞章而郁郁乎文竊有以微窺

一人仰止之至意爲宮牆重爲俎豆光於戲豈易罄諸形容哉

作闕里志

闕里志一

聖蹟

孔子世家

史記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

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旣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

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  
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適衛至於子  
路妻兄顏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既解還  
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  
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  
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  
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  
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  
蔡及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  
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而冉求為季氏  
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  
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  
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  
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  
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  
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  
惟子貢廬于墓上凡六年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  
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  
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

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以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侯王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史記

孔子世家臚載甚詳而詞多蕪雜至有不可為訓者今從朱子刪本附以太史公論贊庶幾純粹以精焉復博採事蹟作為緯畧其習見斥其不經有不可以歲月稽者姑缺之所載各條與闕里舊志綱目前編稍異不敢執以為是惟網羅故籍各紀其所信從者而已

年譜

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史記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按孔氏成湯之後周武王伐紂封微子啓于宋啓無子傳弟衍是為微仲仲傳世及煬公熙熙生弗父何遜國於弟厲公弗父何以下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孔

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畢夷夷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禍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陬邑大夫初娶魯施氏無子庶子伯皮以足疾不嗣乃求婚顏氏禱於尼邱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因名曰丘初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

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至是為聖兆云

靈王二十二年襄公二十三年辛亥孔子年二歲

靈王二十三年襄公二十四年壬子孔子年三歲父叔梁紇卒葬於防

防家語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

靈王二十四年襄公二十五年癸丑孔子年四歲

靈王二十五年襄公二十六年甲寅孔子年五歲

靈王二十六年襄公二十七年乙卯孔子年六歲史記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

容

靈王二十七年襄公二十八年丙辰孔子年七歲弟子顏路生

景王元年襄公二十九年丁巳孔子年八歲

景王二年襄公三十年戊午孔子年九歲

景王三年襄公三十一年己未孔子年十歲弟子仲由生

景王四年昭公元年庚申孔子年十一歲

景王五年昭公二年辛酉孔子年十二歲弟子漆雕開生

景王六年昭公三年壬戌孔子年十三歲

景王七年昭公四年癸亥孔子年十四歲

景王八年昭公五年甲子孔子年十五歲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景王九年昭公六年乙丑孔子年十六歲弟子閔損生

景王十年昭公七年丙寅孔子年十七歲史記是歲季武子卒平子嗣立

景王十一年昭公八年丁卯孔子年十八歲

景王十二年昭公九年戊辰孔子年十九歲娶宋开官氏

景王十三年昭公十年己巳孔子年二十歲仕魯為委吏子鯉生

更記孔子嘗為委吏料量平家語孔子娶於宋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

景王十四年昭公十一年庚午孔子年二十一歲為司職吏史記

嘗為司職吏畜蕃息

景王十五年昭公十二年辛未孔子年二十二歲

景王十六年昭公十三年壬申孔子年二十三歲

景王十七年

昭公十四年

癸酉孔子年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合葬

於防

禮記孔子既合葬於防日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景王十八年

昭公十五年

甲戌孔子年二十五歲

景王十九年

昭公十六年

乙亥孔子年二十六歲

禮記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

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景王二十年

昭公十七年

丙子孔子年二十七歲秋問官於郟子

左傳秋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昊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

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滯者也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見于郟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家語孔子之郟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子於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門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問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云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不能見也小子行之

景王二十一年

昭公十八年

丁丑孔子年二十八歲

景王二十二年

昭公十九年

戊寅孔子年二十九歲

景王二十三年

昭公二十年

己卯孔子年三十歲自魯適周問禮

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既反而弟子益進是歲冬齊景公適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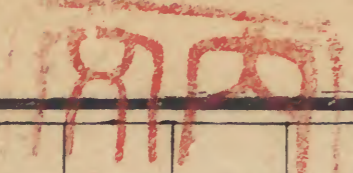
使大夫晏嬰迎孔子而見之

弟子冉雍冉求商瞿梁鱣生 家語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



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于魯君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引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歎曰吾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以王也及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引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已為人子者母以惡已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孔叢子夫子適周見萇引言終退萇引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頰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治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引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問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家語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晨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未有異于却步而求及前人也

豈不惑哉又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滔滔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雖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猶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從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史記孔子自周反乎魯弟子稍益進焉左傳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川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史記齊景公與晏嬰狩因入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殺爵之大夫起纍繼之中與語三日



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悅左傳鄭  
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  
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  
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  
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  
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  
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  
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  
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  
競不綽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  
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景王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一年庚辰孔子年三十一歲弟子顏回高柴巫馬施生

景王二十五年昭公二十二年辛巳孔子年三十二歲弟子端木賜生

敬王元年昭公二十三年壬午孔子年三十三歲

敬王二年昭公二十四年癸未孔子年三十四歲是歲春孟僖子卒左傳昭公七年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其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饋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敬王三年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歲是歲秋昭公奔齊

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更記季平子與  
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  
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  
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  
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家語孔子在齊舍於  
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  
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必釐王之廟公曰

何以知之曰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殃所以加其廟焉俄頃果報釐王廟災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又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又孔子見齊景公公說焉請置廩邱之邑以為養孔子辭而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也亦甚矣

敬王四年 昭公二十六年 乙酉孔子年三十六歲居齊

敬王五年 昭公二十七年 丙戌孔子年三十七歲 弟子原憲樊須生左傳昭公二十

七年吳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 檀弓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敬王六年 昭公二十八年 丁亥孔子年三十八歲居齊

敬王七年 昭公二十九年 戊子孔子年三十九歲居齊

敬王八年 昭公三十年 己丑孔子年四十歲居齊 弟子澹臺滅明生

敬王九年 昭公三十一年 庚寅孔子年四十一歲居齊 弟子秦商陳亢生

敬王十年 昭公三十二年 辛卯孔子年四十二歲自齊返魯 是歲魯昭公卒

史記齊景公復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不可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又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按鄆城縣志尼谿即廩邱

敬王十一年 定公元年 壬辰孔子年四十三歲在魯 弟子公西赤生

敬王十二年 定公二年 癸巳孔子年四十四歲在魯 弟子有若生

敬王十三年 定公三年 甲午孔子年四十五歲在魯 弟子卜商生

敬王十四年

定公四年

乙未孔子年四十六歲在魯

弟子言偃生

敬王十五年

定公五年

丙申孔子年四十七歲是歲夏季平子卒

桓子嗣立時季氏強僭其臣陽貨作亂專政孔子不仕而退

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

弟子會參顏辛生

史記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曰得狗仲

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

國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

仲尼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

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禮之守為公侯皆屬於

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

山者也為漆姓在禹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于周為長狄

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史記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

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宮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

敬王十六年 定公六年 丁酉孔子年四十八歲在魯

敬王十七年 定公七年 戊戌孔子年四十九歲在魯

弟子顓孫師生

敬王十八年 定公八年 己亥孔子年五十歲在魯

弟子宓不齊生史記公山不

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嫡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

敬王十九年 定公九年 庚子孔子年五十一歲夏公山弗狃以費

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

四方皆則之

弟子顏高冉孺伯虔曹卹叔仲會生

史記公

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欲往而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

司寇家語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市不二價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于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平何但魯國而已哉

敬王二十年定公十年辛丑孔子年五十二歲春由中都宰為司空進為大司寇夏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

家語孔子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家語孔子為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乃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歎言偃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人是以致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子其子貨則為己力則為人大夫世及以為常城郭溝池以為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于鬼神達于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又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又孔子為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說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心惟曰未有順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

東通志

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皆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史記定公十年春及齊平齊大夫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左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粃稗也用粃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史記景公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為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

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憚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謹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敬王二十一年 定公十一年 壬寅孔子年五十三歲仕魯

敬王二十二年 定公十二年 癸卯孔子年五十四歲夏使仲由為

季氏宰墜三都收其甲兵叔孫氏墜郈季氏墜費孟氏不肯

墜成圍之不克 弟子公孫龍生 家語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

三家過制請皆損之 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墜三都於是叔孫氏墜郈季氏將墜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二子奔齊遂墜費將墜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墜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

知我將弗墜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敬王二十三年 定公十三年 甲辰孔子年五十五歲仕魯

敬王二十四年

定公十四年

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歲攝行相事誅

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

三日不朝郊又不致膳於大夫孔子遂適衛至於顏濁鄒家

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曰

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

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

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於

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

事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

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

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

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日言偽而

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日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

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擷徒成黨其談

說足以飾褒熒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

也不可以不除 又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

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

之鬻六畜者飾偽以儲價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

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

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途道不拾遺男尚

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皆如歸焉其初國

人謗之曰靡裘而鞞投之無厭鞞之靡裘投之無郵既而誦

之曰褒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褒衣惠我無私 史記齊人

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勸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

致地焉犁鋤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

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

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

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

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

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于大

夫孔子遂行宿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

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

游哉維以卒歲師已返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

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也夫 琴操季桓子受女樂

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以喻季氏若龜山

之蔽魯也曰子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柰龜山

何 更記孔子去魯遂適衛至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敬王二十五年定公十五年丙午孔子年五十七歲去衛將適陳

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復去衛過曹去曹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去適陳主司城貞

子家史記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

孫余假一出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

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

為魯之陽虎陽虎常暴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

拘焉五日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家語

孔子過匡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

止之曰惡有脩仁義而不免士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

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

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若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

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史記孔子去匡即過蒲月餘返乎

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

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

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

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

禮答焉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

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于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

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

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適鄭遂

至陳主於司

城貞子家

敬王二十六年哀公元年丁未孔子年五十八歲居陳史記孔子

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國語仲尼在陳有

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斨其長尺有咫陳潛公

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

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

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斨長尺有咫先王欲

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承監焉故名其括曰肅慎

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

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



敬王二十七年哀公二年戊申孔子年五十九歲去陳過蒲反於

衛衛靈公不用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

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衛靈公

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史記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

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

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

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闕

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

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

靈公問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

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

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

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哉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

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畔

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不果行史記孔子學鼓琴于師襄

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

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

也有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

問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

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

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

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

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

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而殺之

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

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

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

鄉作息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水經註孔

子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

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為斯孔叢子息鄒操曰周道衰微禮

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凰不識

珍寶梟鴟眷焉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

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鄒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

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史記他日靈公問兵

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常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

關里一

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聩於戚

敬王二十八年哀公三年巳酉孔子年六十歲居陳是歲秋季桓

子卒康子代立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

冉求史記哀公三年齊助衛圍戚以太子蒯聩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家語孔子在陳陳潛公就之燕遊焉行路

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

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潛公謂子貢曰吾乃今

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更記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

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巳葬

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倘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

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有歸歟之歎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更記曰即用孔子為招云

敬王二十九年哀公四年庚戌孔子年六十一歲自陳遷於蔡史記

哀公四年孔子自陳遷於蔡是歲秋齊景公卒

敬王三十年哀公五年辛亥孔子年六十二歲居蔡

敬王三十一年哀公六年壬子孔子年六十三歲自蔡如葉復返

蔡楚子遣使來聘孔子阨於陳蔡之間至楚楚昭王將以書

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史記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

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去葉反乎蔡有遇長沮桀溺荷篠丈人事史記孔

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

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今日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

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于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而不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旣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

祖封于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使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反乎衛按顏子已先一歲卒不應同與斯難考論語在陳絕糧當在哀公二年去衛適陳顏子二十九歲時也附攷

敬王三十二年哀公七年癸丑孔子年六十四歲居衛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史記哀公七年吳與魯會繪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季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敬王三十三年哀公八年甲寅孔子年六十五歲居衛

敬王三十四年哀公九年乙卯孔子年六十六歲居衛是歲夫人开官氏卒

於魯

敬王三十五年哀公十年丙辰孔子年六十七歲居衛禮記伯魚之母死期

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敬王三十六年哀公十一年丁巳孔子年六十八歲居衛是歲春

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冬季康子召孔子孔子歸魯然

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

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

人史記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

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

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

之至于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

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衛孔文子將攻太叔

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

能擇鳥乎文子固止之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

孔子孔子歸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

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

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

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

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

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史記然魯終不能用

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

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觀

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

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又

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

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

盛下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

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

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

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

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

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

業者甚眾琴操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幽

谷之中見香蘭獨秀喟然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與眾  
 草為五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遇於時託辭於幽蘭云習  
 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於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  
 逍遙九州無所定處時人聞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  
 老孔叢子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常用也故  
 夫子作邱陵之歌曰登彼邱陵剌蒺藜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  
 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粱甫  
 迴連枳棘克路陟之無緣欲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  
 賈滌賈滌

敬王三十七年哀公十二年戊午孔子年六十九歲在魯是年子

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綏放  
 經而拜冬十二月蠡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  
 後蟄者畢今火猶

西流司歷過也

敬王三十八年哀公十三年己未孔子年七十歲在魯

敬王三十九年哀公十四年庚申孔子年七十一歲春魯西狩獲

麟孔子作春秋是歲夏齊陳恒弒簡公孔子請魯侯討之三

家不可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

取之家語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使

人告孔子曰有麇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

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襟曰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

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史記孔子乃因史

記作春秋上自隱公元年下迄哀公十四年凡十有二公據

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

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

明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

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

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之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  
 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左傳齊陳恒弒其君壬於舒州  
 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子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  
 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  
 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  
 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敬王四十年

哀公十五年

辛酉孔子年七十二歲

是歲子路死於衛左傳衛太

子蒯聵自戚入於衛廼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刳以登臺樂寧使告季子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始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敬王四十一年

哀公十六年

壬戌孔子年七十三歲夏四月己丑

孔子卒葬魯城北泗水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

廬于墓上凡六年

禮記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

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始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

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作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始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歿史記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家語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啗以蔬米三具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緝組綬桐棺四寸柏槨五寸飾廡置饗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桃夏也兼用三代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于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禮記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水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畱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

孔門弟子

史記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  
有二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呂  
氏春秋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  
委贄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  
一用可爲師淮南子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  
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家語衛將軍文子曰吾  
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  
觀之以禮樂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尙書  
大傳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美里之  
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  
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  
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  
也惡言不至于門是非禦侮乎尸子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  
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辯宰我侍忘忽古  
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六子目勵也論語摘輔  
象仲尼素王以顏淵爲司徒子路爲司空

孔門弟子史記載七十七人家語載七十六人古本家語有  
顏何亦七十七人杜氏通典載八十三人歷代從祀去取不

謹按

大清會典從祀弟子循前代之制廣徵而確覈之於史記黜公  
伯察取七十六人有史記之所未載者益以家語中之陳亢  
琴牢縣亶三人通典中之蘧瑗林放二人復躋左丘明一人  
進牧皮一人於是四配祀二位十一哲祀十位左廡祀三十  
五位右廡祀三十四位通計八十三人視前代較爲明備矣

遷史紀諸賢僅以論語問答爲文學士講習之書無籍臚舉而闕里舊志萃羣說以爲小傳時有割截失厥本義此志敘述諸賢姓氏齒貫悉本史記而取家語之互異者並列之言行則博覽羣書擇尤雅者各自爲條稍次第其先後而錄之而論孟諸書人所習見者不復陳焉言行不傳者仍其舊畧之凡裨官外記詞涉附會而不衷於理者槩不參入後之仰止聖門欲得升堂入室之芳躅者庶有取焉詳諸賢言行

